

尋夢·西行·回故里

孫奎集
畫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尋夢·西行·回故里

· 孫荃畫集 ·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寻梦·西行·回故里：孙荃画集 / 孙荃绘. —
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12.7

ISBN 978-7-5322-8015-5

I. ①寻… II. ①孙… III. ①中国画—作品
集—中国—现代 IV. ①J2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62495号

寻梦·西行·回故里——孙荃画集

绘 画：孙 荃

策 划：林在琅

责任编辑：林伟光 张 燕

出版发行：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地 址：长乐路672弄33号

印 刷：上海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87×1092 1/12

印 张：8

版 次：2012年8月第1版 第1次印刷

印 数：0001—1000

书 号：ISBN 978-7-5322-8015-5

定 价：100.00元



鞠躬如也 瀚气笑世
君立志撼 默然谐怀

自说自话

一丝清香酒味……是谁站在我身后？——噢！果然是你。你悄悄地来到我身后却无话要说，应该是你愉悦俏皮之时吧？但你却冷漠地从我身边走去，没有再回头。

我认识你时，你的眼神孤傲犀利，还经常嘟囔着嘴，时而奇丑无比，时而又显得端雅。拨开面纱，哪张脸才是你的真面目？

你说真实的你只是徒步行走在空旷沙漠中的一个卑谦者。风卷着流沙的呼叫声盖过了自己不均匀的脚掌磨擦沙地的沙沙声，也盖过了微弱又急迫的喘息声。你感慨地叹曰：“气势之壮丽莫如那旷野沙丘和湛蓝的浩瀚宇宙啊！”

曾几何时，你向我倾诉，在一次你作为下乡青年参加村里大队干部会后的深夜，年青的你独行于雨后泥泞的乡间小路——是从村东头走回村西农舍的一里多地的小路。两只沾满厚厚泥浆而格外笨重的布鞋载着你疲惫的双脚，如墨般的黑夜淹没了原野上的物象，只能听到远处传来的几声狗吠。深秋的寒风掠过寂寥的大地，你只得紧缩起身体向前摸索地走着。突然由远而近传来蹒跚沉重的脚步声，还有颗小小的火星一闪一闪——一阵浓郁的烟味——有人与你擦肩而过却看不到人影……当下你心慌意乱，孤独恐惧吞噬着你的心头。

那段无助心态的印象铭刻于你脑海，至今挥之不去。回首嗟乎！这条走不到头的坑洼小路正是你人生的微影之喻。

你激动地描述过，当年艺术学院聚集于张北地区，在军队演练的急行军中，你眺望着南飞的大雁群，它们穿越了层层重叠的空旷天际；因塞北特有的狂烈风沙而疾速变幻着的朵朵云象，更似是宇宙万物之神显现了奇世的面目；魔力凝聚的大自然之美妙以及它神奇的能量令你惊嘆。你忘却了踝骨扭伤后的红肿与剧痛，抛开那因瘦弱之体引伸的自卑，你随着队伍走完了百里行军路。塞外天体之魂是支撑你生命的柱。听完你的白描故事，我不禁唏嘘！

几年后，你随形势变迁远离塞北返回京城，你带走的是沁润肺腑的塞北苍茫感，毅然走上了30岁之后的飘飘之路。

我生在二次大战即将结束的上海。在愚园路的一幢三层小楼房里我度过梦幻般的童年生活。一天，从远而近的震耳轰响划破了寂静的天空，正在院中玩耍的我被巨响吓哭了，只见屋顶上空掠过一架黑色的巨型飞机，随着它的消失传来一阵爆炸轰鸣……这便是战争硝烟留给我的记忆。

“我自立”是我少女时期萌生的铭志。在一次美术学院学习期间的要求全院女生表达心愿的活动中，我下意识地写下了上述三个字。

疯狂产生于无意识，此后“我自立”成为固执的能量逐年膨胀，致使我这个天生纤弱多病的女生改变了一生的命运。而这三个简单的字所背负的沉重感，也使我为之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日久天长，它默默形成一股渴望展翅去飞，渴望与对手知遇之美的潜流。虽说所谓“对手”是何物、“知遇”为何情，当时的我对此无从思，更无所知晓。

学校安排学生上山下乡的活动，给了我无限的遐想空间。郊外百花山上有座孤寂老庙，清晨天空刚刚泛白，有人便打开庙门。轻渺渺的白色云雾无声无息地飘进庙里，浮移到我熟睡着的铺板上，抚过我的脸颊，让我吻她那凉爽而清新的气息，催我梦醒。随后，她又悄然轻盈地飘出庙门，消失于山谷下。朦胧之中，我似乎逐她的踪迹犹如山灵孤魂般漫游飘逸而去。

现实中的世态炎凉，社会上的百味人情，从我青年时代即有了历练。虽依然迷醉幻想之中，但真实的活着不是玄飘于浮云之上，而是站在地上并留下足迹。乡土风情的点点滴滴铸炼了我的体能，更滋养我虔心艺术的创作激情。

生活中残酷多于浪漫。

在我17岁那年美丽的春日里，一次生命危机降临于我，医生诊断我被传染上急性化脓性脑膜炎，即刻我被急救车送进传染病医院隔离治疗。当时自己浑然不知脑残的命运，甚至死神随时都会夺走我虚弱的生命。经过医生悉心诊治，我总算活了过来。

病愈离开医院那天，我终于见到老母亲，她消瘦多了……我本能地意识到母亲为我承受了多么巨大的痛楚煎熬……母亲微笑着向我招手，尽管她看到我的模样变化很大，是一个因脑膜炎后遗症造成的腰弯膝屈不能直立的残疾女孩。然而她那慈爱的脸庞流露着坚毅和从容的神情，这是我平日未曾注意到的特有的强悍。回家路上我才得知传染病医院是不允许探视的，然而年迈的母亲不顾劳累仍坚持每天去医院向医生仔细询问我的病情及治疗效果。有几次，她看到有病人被蒙上白布抬出病房，足见脑膜炎病菌之凶残。但母亲没有放弃，坚信她的女儿不会死！

了不起的母亲用爱托着我的生命。

会有奇迹出现让我回到青春吗？答案是肯定的。

从死神手中活过来是一个“否”与“是”的对决，是对生命的肯定。然而肉体的痛苦莫过于精神的摧残。

文革前夕，学院系主任恶言于我。我创作的一幅表现农田春耕的构图，被他指责是“受西方资产阶级形式主义美学的影响，搞形式美感”，又称将在“全院做典型批判”。听到系主任口出重言，我顿时丧失知觉，同学们把我抬进医院的急救室。我苏醒后，医生告知他已向同学们详细询问了病发时的情况，并耐心地解释病因是由神经系统受到强烈的刺激导致窒息昏厥。

一幅小草图竟然被扣上“资产阶级……”重量级帽子，令我这个孜孜不倦地学习、成绩优异的学生百思不得其解。在此无须多言。之后，我忍受着情绪易失控的沮丧和长期的失眠之苦。

当人的生存空间失去活力、失去激情，便临近了死亡。我认定自欺是一种精神缺陷，虚伪就是死亡。

救我自己要靠精神的信仰，信仰“真诚”——永恒的“真诚”。所谓的“真”也许仅仅来自于大自然的恩赐吧！

即便我陷入孤零，母亲轻柔的浩瀚之气始终萦绕在我心怀；少年时父亲赠与我的艺术经典画册《伦勃朗画集》启迪我认识绘画深奥的秘密，激发我对美术的痴迷之情。父母对我寄予的厚望敲撞着我一生的憧憬，引领我在艺术创作的坎坷路上执著地淡泊而行。

不为希望才行动，也不为成功才坚持，痛苦之身即可能爆发创造的灵性。

我来到山岭深处，原始森林中百年老树密集交叉构成古老的神秘，两脚踩着的地凹陷不平颇具弹性——其实它并非土地！它是盘根错结的树根和茎叶，在它之下埋在黑暗中的则是万丈深渊……看！那里似乎有黑影在晃动……仿佛有两只闪着绿光的眼睛……那沉静了几万年、几十万年的深谷，早已成为童话中嬉戏的动物世界。

生命是一张弓，弓弦是梦幻，也许艺术灵感正是从梦幻中诞生。

站在山峦高峰，面对绵延姿雄的山势，我心中不禁涌现起对天地创造万物的敬意。常年隐藏在深渊背影里的幽谷郁郁葱翠，静谧之中可听到细细流水的滴答声，那是滋润灌木丛生命永流不止的泉水。如此完美和谐乃是自然界的神奇之笔。此刻“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这个命题显得微不足道。我正被某种神力所诱惑，探头朝向谷底寻望着。——叠翠媲美、相辉相映的枝叶茎脉中，有位美丽的魔女张开浑圆性感的双臂向我微笑，她是邀我跳下崖去与她共眠谷底吗？那瞬间，我迷醉于冥想中……深信她正是我心目中崇敬不已的艺术女神。此后，正是这个相当荒诞又诡异的幻觉在我脑海里无数次的显现，驱使我埋隐于艺术涯海追寻她的足迹。

我窃喜游走山川得益匪浅，神性天体净化了我的心灵。

知遇之难无言可喻，真可谓可遇不可求。大山和大海彼此相依，它们回归天体之前一路同行，共同去

面对生与死阖眼转逝的瞬间。渴望来世一搏，渴望默契却暗中较力，渴望追求真诚感悟而共世快乐与悲怆交响。

棋逢对手。因有对手，生命即于灵魂的永恒之中。然而梦幻般的痴情于偏傲情移后悄然消失。心已飞远，何苦栓留？能共苦的人却不能同甘啊！

决裂或是割舍，首先是从精神开始的，没有精神支撑的行为将以失败告终，它只不过是虚无的空白。太过浮躁的世界里，执著之情已丧失了原味。于是乎我投身于飞疾的繁星雨，大笑而去。这一去远走陌路异乡，钻寻绘画之梦，兼得愉悦与苦涩之后，默然走到人生的尽头。

何为情 何为义 尚待冥验后辩黑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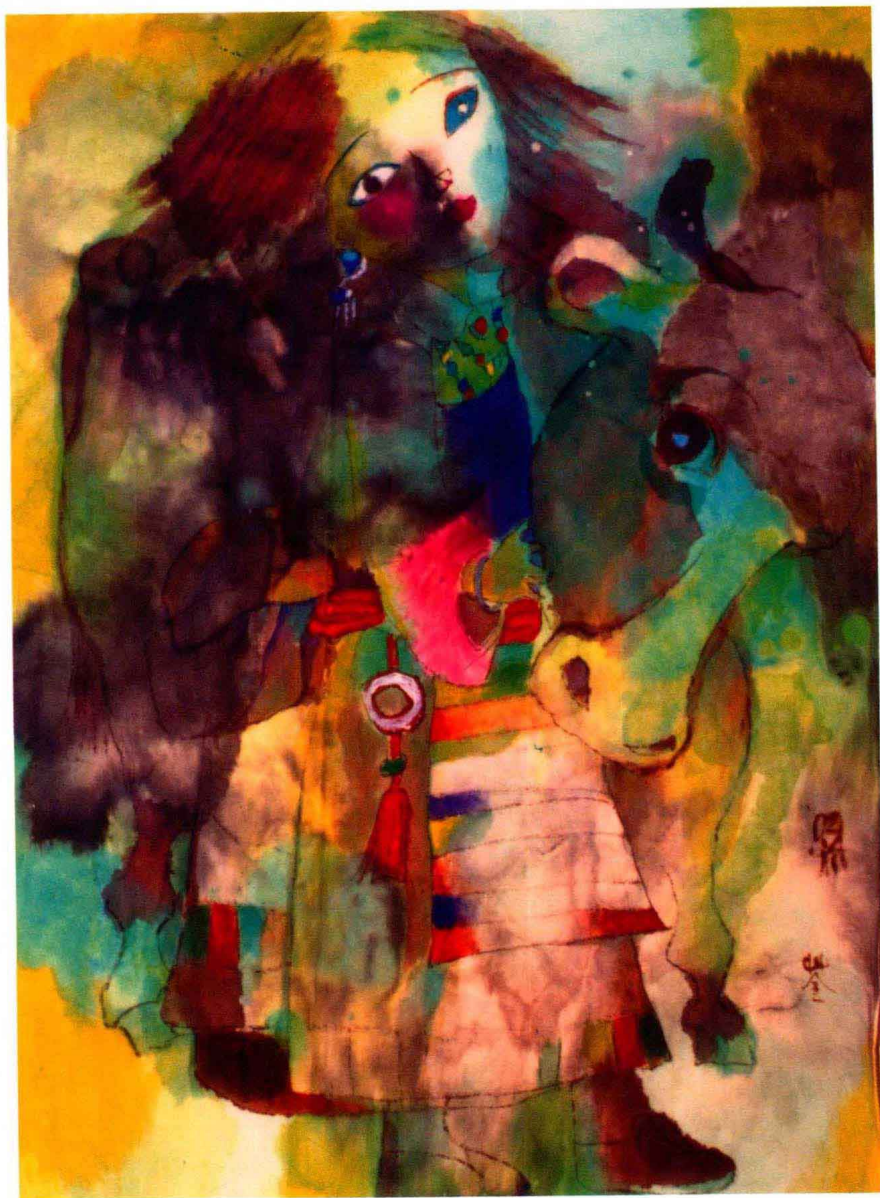
何为艺术 何为艺术真谛 奥妙尽在无言中

说再见未必再见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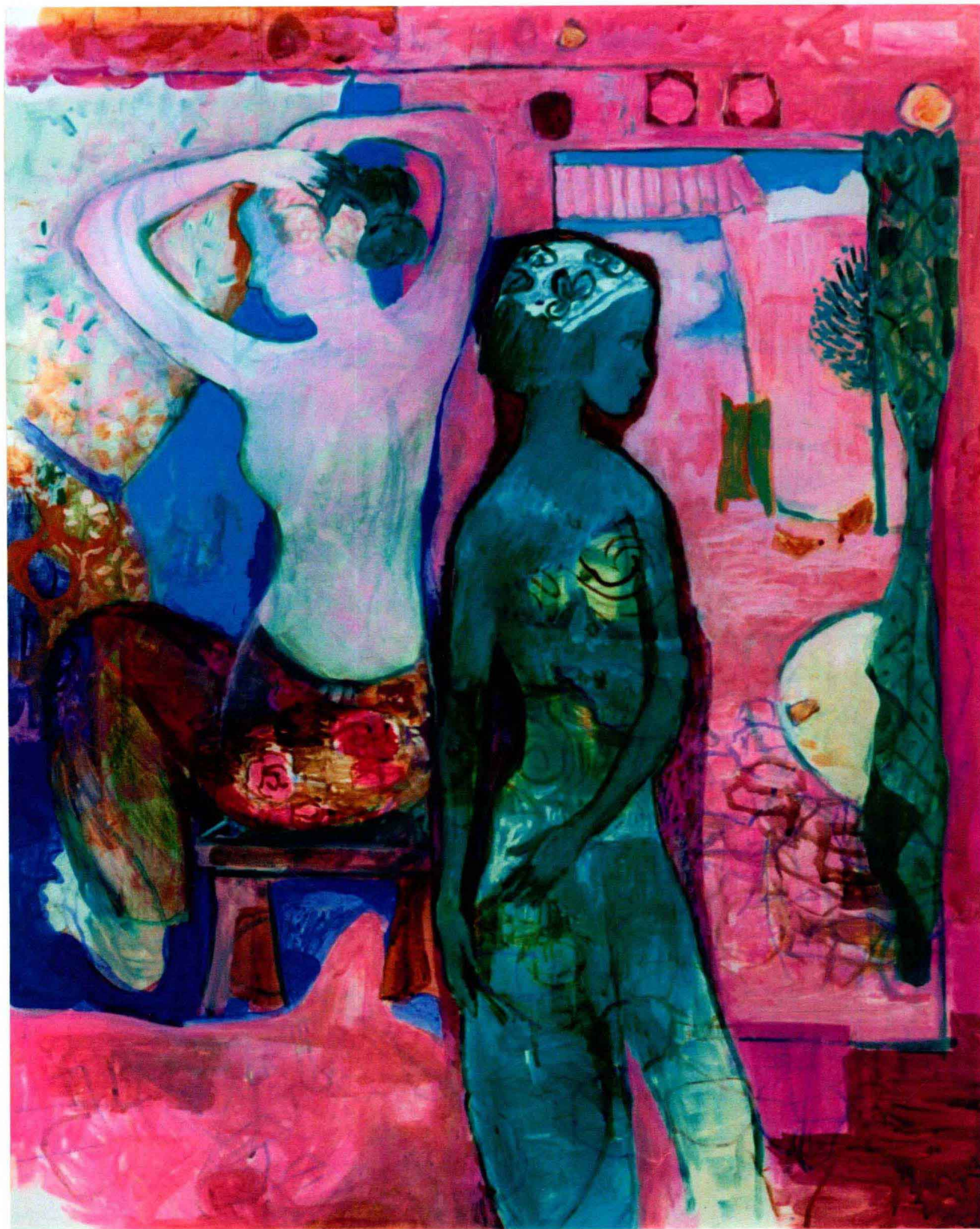
断弦余韵

趋之返之

Never Ever……



小 牛



农 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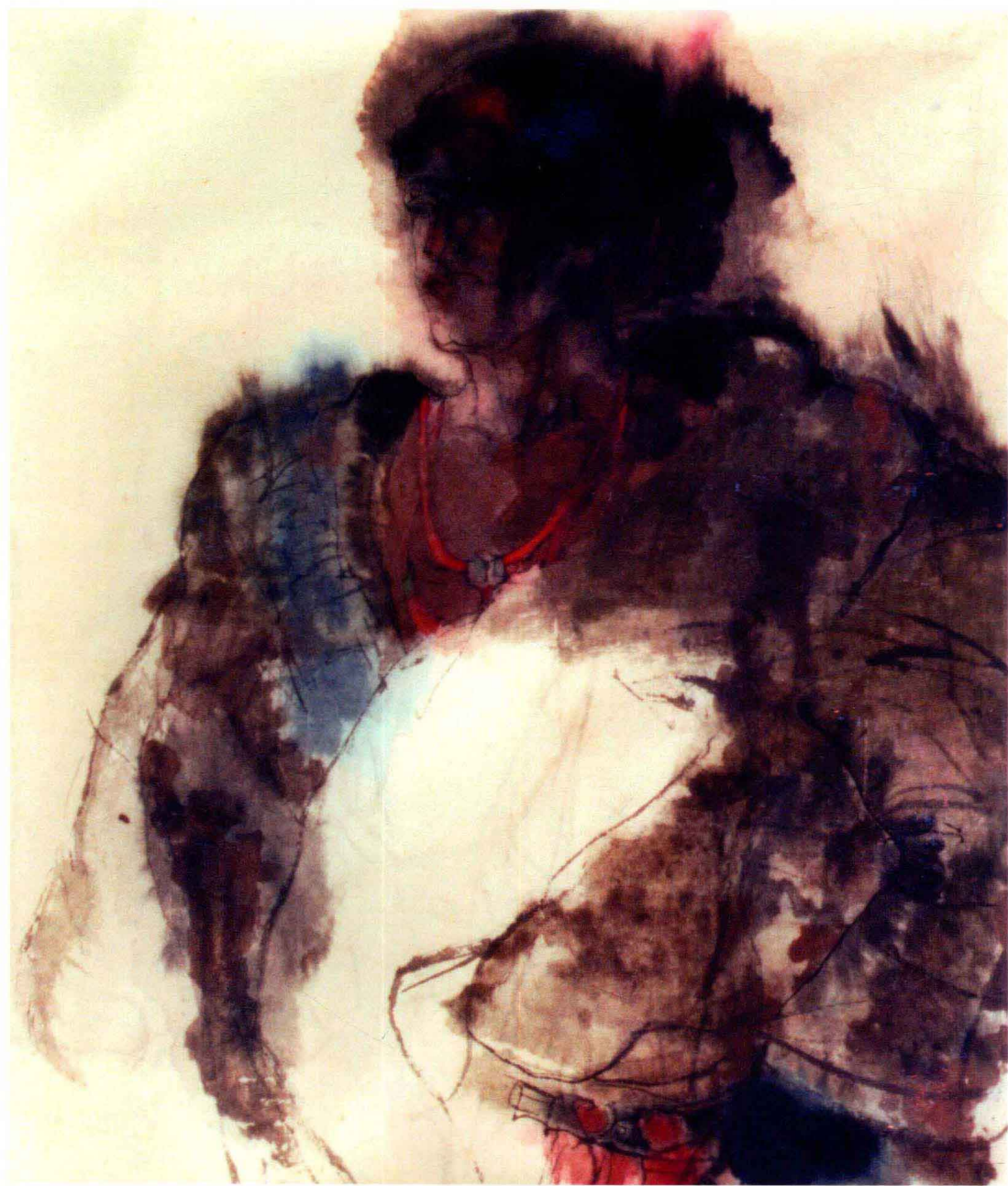




我爸、我妈和我妹



老鹰抓小鸡



山 客



珍珠滩的笑